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

加拉克姜諾夫合著
阿格蘭諾夫斯基
王仲年譯

一個偉大建設的開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
马克思恩格斯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共产党宣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文化工作社

世界文學譯叢

— 48 —

一個偉大建設的開端

加拉克姜諾夫 合著

阿格蘭諾夫斯基

王仲年 譯

一九五三年三月印行

世界文學譯叢

一個偉大建設的開端

The Dawn of a Great Project

原 著 者 V. Galaktionov
A. Agranovsky

翻 譯 者 王 仲 年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總 經 售 中 國 國 書 發 行 公 司

有 版 權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

編號(一204)印數1—10,000

類別 文學藝術

前記

一九五一年春天，測量和設計人員，嚴格地遵守着政府所規定的期限，完成了伏爾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水力發電站的計劃。

這件事的經過幾乎沒有受到注意；然而實際上，在我們國家目前正從事的偉大建設計劃中，它是實現其中的一個重要的階段。

在西方的國家裏，這類性質的大工程設施所需要的初步測量和設計時間，一般至少得十年到十五年。這是一個歷史上的事實。斯大林格勒計劃是舉世無比的，然而這兒設計階段僅在一年裏就結束了。

我們要告訴讀者的，正是這次千百個蘇維埃人民所爭取到的勝利的故事，他們中間有地質學家跟水文學家、鑽探工人跟測量人員、化學師跟土壤專家、設計工程師跟著名的科學家。這些根據發生不久的事件而記錄下來的筆記，祇寫事實，祇寫伏爾加河畔實際發生的事情、真實的男男女女、他們的焦慮和快樂、他們克服了的困難和他們爭取到的成功。

許許多多的測量隊，在伏爾加河——頓河運河上已經做着同樣性質的工作——其實，有一個時期裏，勘察隊同時做着兩件共產主義的大建設工程，因為斯大林格勒電力站工地開始踏勘的時候，伏爾加河——頓河運河計劃中的測量工作還沒有完成。所以，我們雖然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我們故事的核心——斯大林格勒的水電開發上，我們也有幾節是關於伏爾加河——頓河運河的。

我們中間的一個

伐·加拉克姜諾夫

是斯大林格勒水電站和伏爾加河

——頓河運河的主任地質學家。另一個

阿·阿格蘭諾夫斯基

是新聞記者。我

們一年前在斯大林格勒見到了面。新聞記者原想寫一篇有關斯大林格勒計劃和工作人員的文字在報上發表，地質學家很樂意地答應了幫忙。可是我們一開始寫就理會到，即使在這個建設工程的初期，重要事件發生得太多了，決不是一篇新聞通訊所能容納的。

我們在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訪問了許多人。我們把他們的談話記錄下來，又蒐集了補充的材料。然後我們坐下來着手寫作。這個真實的故事就是那樣產生的。因為其中一個作者也是故事裏的人物，我們就決定用第一人稱來寫：由斯大林格勒水電設計的主任地質學家來交代一切。

目錄

前記.....卷首

一個偉大建設的開端

起始.....三

伏爾加河上的風暴.....一五

準備適當的工作環境！.....二五

統一的地質術語.....四

聖法蘭西斯堤壩的坍塌.....三

斯大林格勒海床.....六

一九三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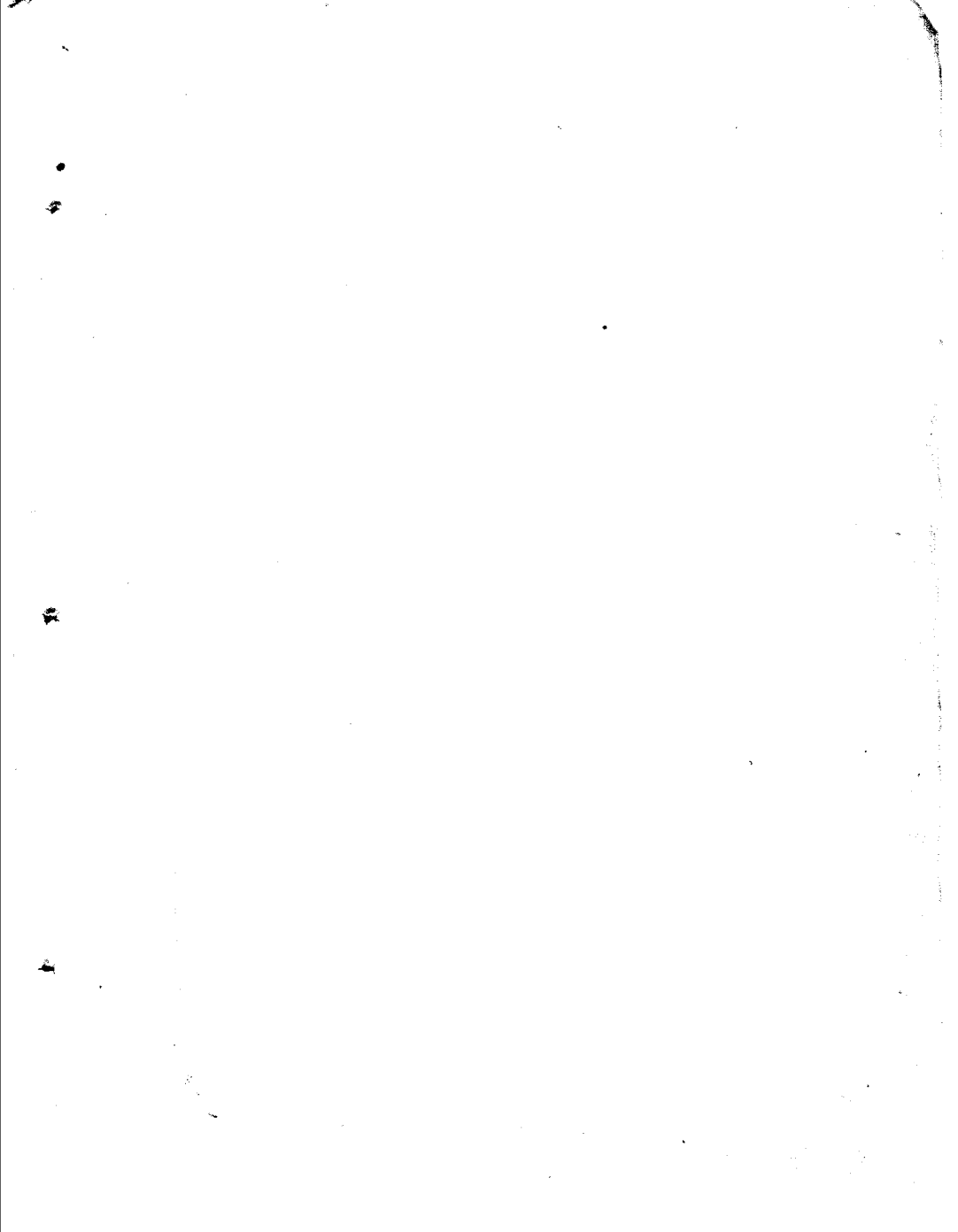
忙碌的一天.....一三

從伏爾加河到烏拉爾河的巡禮.....一五

塞米昂·尼古拉葉維奇·葉戈羅夫.....一八

地質的大斷層.....	二二
和尼古萊·塞蓋葉維奇·夏茨基的商榷.....	二三
修正的中央位置.....	二四
伏爾加河流向共產主義.....	二六

一個偉大建設的開端



起 始

一九四九年，一個秋天的晚上，我在水利設計局的辦公室的房門給打開了，亞力山大·尼古拉葉維奇·契銘走了進來。他在門口一邊脫掉大衣，一邊說：『好哇，伐西里·德米特里維奇，我們又見面啦。』

我和契銘在奧涅加湖濱一起工作過，一轉眼已經過了十二個年頭，他的出現頓時使我想起了一連串的往事：北方漫漫的長夜、北極的曙光、艱苦的露營生活、以及我第一次擔任大工程時所感到的那種難以忘懷的興奮。那時候，契銘已經是個著名的水利工程師了。當我們的地質勘察隊完成了任務的時候，他對我們的協助表示了感謝，並且竭力勸我轉移到工程方面去工作。

『如果你不照我的話做，你真是傻瓜了。我們幹的工作才有意義呢，』他說。『它能發揮你的才能！』

當時，我雖然祇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地質學家，可是我決意不再改變自己選擇好了的職業路綫。現在，契銘又對我提起了那天的事。

「奧涅加湖上你沒有聽從我的話，你錯了。」

「我對於我的選擇並不後悔。」

我們沉默下來，我在奇怪，他幹嗎這麼晚跑來找我，我知道，契銘最近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幾個共和國裏工作，擔任修復沿海城市的水邊堤防。他告訴我，他是從塔林乘飛機來的。很明顯，他決不會扔下一切工作，專程跑來跟我談談往事的！

我科裏的一個年輕的地質學家，從房門口探進頭來，問是不是可以回家去。他當然可以回去：工作的時間已經過了。

契銘還是不聲不響地坐在那兒沉思着，我把他的臉和外貌打量了一番。十二年中間，他沒有甚麼大的改變。他比以前生得寬闊一些，結實一些，可是他的舉止還是同樣的沉靜，眼睛還是同樣的和藹、光亮，聲調還是同樣的令人想起伏爾加區域——他所生長的地方。

現在，他坐在我的辦公室裏，悶悶地靠在桌子邊上，我感覺到他心裏面一定有事。表面上這是看不出的；一眼看來，契銘是那沉着的、深思熟慮的工程專家，深深地知道他自己的才能。但是，即使我們在回憶那些北方的冰湖和大風雪，彼此問着：「你還記得……」某些事情的時候，我總覺得我朋友的心思完全放在別的事情上面。

「我來看你，有一個重大的要求，」契銘終於開口說了。「我需要下伏爾加河一帶所有地質結構的資料。先要一個概況，然後再要各個地區的詳細情況，可以建築堤壩的地區……在斯大林格勒區域之內的。」

在說最後幾個字之前，他稍微頓了一頓，然後用特別鄭重的音調把這幾個字說了出來，同時抬起眼睛，睜着我的臉。我不由得驚奇地喊了一聲。

「那麼，原來的加米辛計劃算是作罷了嗎？」

「爲甚麼作罷呢？」契銘的口氣幾乎是着惱的了。「事情並沒有決定呀。一座水力發電站可能建立在加米辛。也可能建立在斯大林格勒地區……一座斯大林格勒的水力發電站……」

「斯大林格勒」這幾個字對我們大家都有深刻的意義，現在再接上「水力發電站」幾個字，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今天祇要一提起這個組合的名詞，每個蘇聯人的眼睛裏都會射出光芒來。

「半小時前，我跟塞蓋·雅柯夫列維奇·朱克談過話，」契銘說。「我們有了一個新的任務，很複雜的：修訂下伏爾加河的重建計劃，從古比雪夫起，到斯大林格勒爲止。我首先需要的，是那個地區的地質資料。」

原來如此——下伏爾加河的地質狀況，它的主要地質系統……亞力山大·契銘

當然有權利突如其來的來找我——這些事情是一個地質學家應該知道的。他應該記得，譬如，伏爾斯克地區裏常有山崩，可能侵害河濱城市的街道，又如在克拉斯諾阿梅斯克附近挖掘到一千公尺深的地方，發現了一個大岩鹽礦床。這一切是專門職業的基本知識，人家一間馬上可以回報的——就像一個半夜裏給叫醒的醫生，可以不加思索地說出，脾是生在人身體的左邊，肝是生在右邊的情形一樣。

不過契銘的要求還要高些：他要我告訴他可能建築堤壩的各個位置。我走到書櫃前，找出了米爾諾夫斯基教授所著的伏爾加河中下游的地質，這本書是我在學院裏用的課本，參加考試時又曾鑽研過，此後許多年來也時常參考的。

『人們如果要體會伏爾加河的偉大，必須身歷其境，親眼目睹，才能體會到它一望無際的魅力，它的莊嚴，它的沉寂……一個人體驗到了這個地區的可愛，從船隻上望到了伸展到遙遠的藍霧中去的河岸全景，當這平靜如鏡的、廣闊的河面映出了夕陽的殘照，而他浸潤在傍晚金紅色的寧靜中之後——他就永遠忘不了伏爾加河……』

我念這幾行字的時候，那景致彷彿就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聲音裏，契銘與致勃勃地問道：

『難道那是一本科學的著作嗎？真想不到！它真像是果戈里寫的呢！……風

平浪靜的時候，第聶伯河是多麼可愛呀，它的水流，自由自在、溜滑平靜地穿過了森林和山谷……」米蘭諾夫斯基教授嗎？可了不起，他是一位詩人呀！」

每一個俄羅斯人講起偉大的伏爾加河時，多少總不免變成了一位詩人。葉夫根尼·符拉其米羅維奇·米蘭諾夫斯基，莫斯科地質探礦學研究院的教授，實在是一個地質學的詩人。他每次演講完畢的時候，常常博得學生們的鼓掌。他自己就在伏爾加區域生長的，熟悉地方情形，而且研究了一輩子，所以他的著作在伏爾加區域地質的結構方面含有豐富的材料。

契銘和我花了許多時間細讀那教授所著的書，很多地方讀了一遍又一遍，各種照片、地圖和橫斷面圖也仔細加以研究。細目細節逐漸都有了着落，我們心裏對那個地區也有了一個明晰的地質的概念。

『有趣味，非常有趣味，』契銘說。『那麼這兒我們要對付的是沒有鞏固的岩石。請問你對於它的年齡有甚麼高見呢？』

我明白他的問題的趨向；一個地層的硬度大部分是以它的年齡來決定的。一般說來，地層的年齡越高，地質就結合得越緊密越堅固。契銘要知道，他在斯大林格勒區裏將要遇到的究竟是甚麼地質——是「幾千年的硬殼」呢，還是幾世紀的塵土。不如意得很，我所能告訴他的並不十分樂觀；這兒的地層還很年輕。我們又參

考葉夫根尼·符拉其米羅維奇·米蘭諾夫斯基的書，他寫的是：斯大林格勒地區的硬化過程才開始不久。裏海的低原——世界上最大的低於海平面的平原——最近還是一個第三紀海的海床。我們預備建設的斯大林格勒水利工程是位在一個年輕的地層上，這地層是由一度曾為海底的沉積物所構成的。

當我引用『年輕』和『最近』這些詞兒的時候，請別按照狹義的字面來解釋。這些都是相對的觀念。第四紀一紀的時間就有五十萬年之久。我們現在要研究的地層是屬於第三紀的上層，它的年齡還在五十萬年之上。這意思就是說，譬如米蘭諾夫斯基教授在他書中間所提起的葉爾根尼沙土層，雖然說是『年輕』，可是它的年齡至少有一百萬年了。不過和地球的年齡——二十萬萬年——比較起來，它就算是年輕的了。換一句話，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再過『約莫』一百萬年左右，斯大林格勒區的地質就會變成堅硬的岩石。

「這是掃興的話！」契銘笑了起來。「再等一百萬年未免太久了吧。意思就是假定地點是選在斯大林格勒——我們就不得不在沒有鞏固的岩石上面建築了。唔……」

亞力山大·尼古拉葉維奇站了起來，開始在屋子裏踱來踱去。房間裏面唯一的光綫是書桌上的檯燈所發出來的，牆和掛在牆上的地圖、圖表和地質圖解都佈滿了

暗影。契銘不時說出一兩句話，接着又由自己作了回答。他正在思索，不知不覺說了出來。年輕的第三紀的沉積物——唔，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而在加米辛，伏爾加的河床要有利得多——全部是黏土。事實上，他們專門爲了加米辛黏土地帶已經設計好了一座鋼骨混凝土的堤壩。

我望着契銘從屋子的這頭踱到那頭，嘴裏說着不連貫的字句，這種情形使我想起了命運跟人開的奇妙的玩笑。現在我才知道，我的客人爲甚麼這樣不安定。

一九三三年，我經過伏爾加河時，在加米辛附近的陡峭的岸上，看到了用圓木頭搭成的『堤壩』兩個大字。那使我想到了伏爾加河的將來以及正在爲了加米辛而設計的新發電廠。我們一羣年輕的地質學家都知道這個位置的優點——距離斯大林格勒是一百八十里，距離頓尼茲盆地是五百公里，正位在重要的運輸幹綫的交叉點上。我們想起了加米辛站良好的地質基礎，想起了那些堅實的黏土沉積物……當契銘提起發電廠的位置要挪到斯大林格勒去的時候，這一切又浮上了我的心頭。而且我所不能忘懷的還有一件事——加米辛廠的計劃原是亞力山大·尼古拉葉維奇親自參加起草的，他全心全意地努力想使這個計劃通過。

這個人曾經設計過一座宏偉的水電廠；那是他第一次的重大的工作，也是他第一次的熱愛的事業。但是時間過了二十年，現在他以下伏爾加河的專家身份，爲了